

这是一个几乎被人遗忘的群体。

他们是一群麻风病人，有的肢体畸形，有的双目失明，有的面容扭曲，有的全身瘫痪。他们居住之地被人叫做“麻风村”。半个世纪，大部分人从未离开过这个村落。他们有的有子女，却因不愿“拖累别人”而继续隐居，他们有的人有家，却不愿意回去或不敢回去。

这个特殊村落，地处青州市高柳镇，这里还生活着13位平均年龄达71岁的麻风病康复老人。



50多年过去了，老贾亲手种的槐树已经粗的抱不过来，因为麻风病，他失去了爱情，失去了亲人，他自杀过三次。

玉米地里的家

9月的一个上午，秋高气爽，围墙外面的玉米地里，有农民已经开始收获。围墙圈着一间破旧的瓦房里，刚刚吃过早饭的张明双开始发愁该如何度过这漫长的一天。

围墙里就是存在了50多年的麻风村。

73岁的张明双独居一室，一张床摆在窗户边，被子胡乱堆着，阳光从纱窗微弱透漏。靠窗一张黑乎乎的方桌，一个旧水壶和一个爬满茶渍的杯子。床头另一边的桌子上有一台小黑白电视机、一个电风扇和一个电饼铛。地上堆着一些柴火和杂物。今年雨水太多，房顶上裸露在外边的茅草开始发霉。

张明双坐在床边，双手握着拐杖，他的邻居贾兆海坐在地上的马扎上，两人干对坐。

除了皮防站的工作人员，陌生人很少会出现在这里。见记者进来，张明双艰难地站起身来，一跛一跛挪动。早年受麻风病毒侵蚀，张明双的十指早已萎缩变形，只剩下圆圆的“骨节”，脚趾受损的情况也是如此。

上世纪50年代，麻风病大规模爆发，全国各地纷纷建立起麻风病村集中收治病人。如今滞留在麻风村的老人，大多一个情况。张明双20岁那年，染上了当时被视为瘟疫的麻风杆菌，从此住进了这个“麻风村”，再也没能回到青州庙子镇的老家。他的父母早已离世，兄弟姐妹也几乎与他断绝来往。这里成了他唯一的“家”。

由于接受康复治疗，张明双的麻风病已经痊愈。但留给他的是一具残缺的躯体，以及长久以来封闭生活造成的自卑。他的活动范围只在麻风村附近，偶尔到附近的村子赶个集，算是他去过离村最远的地方。

最近一次见到家人，也已经是几年前的事情了，他有时候会流泪，但从来不敢奢望家人能来看看他。

他的老伙计贾兆海说，张明双是个心细的人。有一次他俩去附近的村子赶集，集上一个卖花的送给张明双一盆卖相不好的海棠。张明双兴奋地抱了回来，从来没有养过花的他居然把花养活了。

在张明双屋外的窗台上，一盆海棠花正开得娇艳欲滴，张明双对记者说：“是我养的”，语气里不无骄傲。

可他看不到。他的眼睛患上了严重的虹膜炎和白内障，尽管刚刚做过一次白内障手术，但视力并没有多大的改善。他对近在咫尺的记者说：“看不清，你离我这么近也就是能看见个人影”。

被放弃的人生

今年76岁的贾兆海是张明双最好的伙伴，大部分时间，两个人

他们是一群被遗忘人，
因为疾病，或者歧视，
甚至是时光，

他们埋葬过死去的同伴，
却不知道未来的归宿将怎样

13个人的“村庄”

文/片 本报记者 蔚晓贤 马媛媛

都在这里。相比而言，贾兆海的身体还算健康，麻风病没有在他的外表上留下过于恐怖痕迹。他曾是这里的厨师。

“那年我才25岁”，贾兆海语气里有情绪起伏。他说，是姐姐亲自把他送进了麻风村，“那时候，进这个地方来就跟出殡没什么两样”。贾兆海知道，自己这一生再也出不去了。

贾兆海说自己的命太苦，生下来还不到8个月父亲就死了，23岁那年母亲也去世了，家里就剩下她和姐姐两个相依为命。姐姐跟他说，要等到他结婚成家再嫁人，后来有人给他介绍了邻村一个姑娘，“那姑娘挺好的”，尽管他已经记不清姑娘的模样，但那段有关爱情的时光依然是他这一生中最宝贵的记忆。

“我们本来是要结婚的”，可就在这个时候，贾兆海感觉自己的右腿一块皮肤没有知觉了，“一查，是麻风”。

76岁的老人，眼泪忍不住流下来。之后，那姑娘立刻跟他断绝来往，姐姐悲痛欲绝地把她送到了麻风村。临别时姐姐跟他说，“各过各的吧”，随后远嫁兰州。

从此以后，贾兆海再也没有见过姐姐。如今，贾兆海的姐姐也已经80多岁了，育有三儿两女。

让贾兆海没有想到的是，不久前，自己的外甥夫妇在姐姐的嘱托下从兰州赶到青州看望他，这是他五十多年来第一次见到亲人。

他指着自己身上穿的鞋子、袜子、背心满足地说，都是姐姐托孩子们买来的。这可是其他病友们所享受不到的幸福。

“五十多年了，刚来的时候人家都叫我小贾，现在都叫我老贾了。”

因为做饭好吃，贾兆海被选为麻风村里的厨师，麻风村村民最多

的时候人数超过三百人，回想起那段日子，老贾不免有些伤感，光帮他烧火的人就换了三四拨，“人一茬一茬地死光了”。

在老贾居住的房子外边，有一棵他亲手栽的槐树，他在树上挂了一个自制的“钟”，到了开饭的时候，他就去敲，钟声连附近的村民都听得到。

老贾从箱子底下翻出了那口钟，“树枝子枯朽，钟掉下来了”，他费劲地把钟重新挂在树上，想再现当年的情景。

他用力地敲了几下，又默默地停了下来。

当记者拿起相机准备给他拍照时，他突然激动起来：“不要拍！”老贾说，他是怕被人认出来，“怕对家人不好”，其实这个曾经自杀过三次的倔强汉子知道，他不会有那样的机会。

难以抚慰的伤

但老贾的担心在别人身上成了真。

前不久，病友张玉堂去青州市一家医院看心脏病，就被医生认了出来，并以他是麻风病人为由拒绝治疗。张玉堂说，这都怪记者，把他的照片登到了报纸上，连医院的医生都知道他是麻风病人了。

张玉堂的经历深深刺激了其他人。当记者来到张玉堂的家门前时，张玉堂和病友老赵堵在门口：“把相机关了再进来，采访可以，照相不行！”

今年73岁的张玉堂个子不高，与其他人相比他的性格比较外向，大家都说他是麻风村里最能干的一个。他有两条小狗，门口摆着卫星接收器，“能收50个台”，屋里还有一台小冰箱。他会开拖拉机，也会修拖拉机，村里的供水

塔本来是手动的，他觉得太费劲，自己捣鼓了一通，竟给弄成遥控的，不用出门就能上水。

似乎没有他不会的，他甚至买来血压仪、听诊器、血糖仪，除了自己用，没事儿也给别人查查。

如果不是麻风病，他的人生不会在这里。

张玉堂本来是益都“城里人”，初中毕业考上了益都一中，那段时间，他感觉自己有个手指头发麻，一检查，竟然是麻风。结果高中一天都没上。

辍学后，家里人找关系让他进了一家工厂，因为有文化，他在工厂里做了计划统计，这是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，工资也不少。他本想一边上班一边偷偷治疗，没想到在他20岁那天的一天，他在厂里遇见了一个熟人，张玉堂怕被熟人告发竟连夜逃离工厂，他一口气逃到了东北，在那里过起了流浪乞讨的生活。

但最后，张玉堂还是回到了家乡，家人把他送到麻风村。从此，年轻的张玉堂成了这里的拖拉机手、会计、修理工……

老赵是张玉堂的同学，他清楚地记得他来麻风村的那天是1960年5月1日。

老赵是麻风村里为数不多的曾经结婚生子的人。遗憾的是，正常的生活因麻风病戛然而止：老婆改嫁了，儿子也入赘给了别人。

老赵今年77岁了。他说自己是“家破人亡”。记者想问他的的大名，老赵摇摇头，“就写老赵，我儿子准备接我去敬老院”。他是怕自己的名字出现在报纸上。若是被人看见，恐怕敬老院就去不成了。

而对这里的生活，张玉堂则表现得“随遇而安”了。“我很自觉，不会主动去联系家人”。张玉堂还有兄弟姐妹，“他们都有自己的生活，能不影响他们就不去影响。”

可是张玉堂说，他还是有不少“正常”的朋友。他翻出手机给记者看里头的人名：“张福天，开小车的、张景禄，做生意的……都是附近孟良村的”。张玉堂说，他跟孟良村不少人关系都很好，自己有什么事就打电话找他们来帮忙，关系好到“随叫随到”。

如今，最令老人遗憾的是：“有些人已经不歧视我们了，但自己的亲人却仍在歧视我们。”

最简单的愿望

玉米地里的麻风村，数十年来，病人来了一拨又走了一拨。一些病愈的麻风病人要么被亲友接走，要么自己离开，生老病死是再普通不过的事。

五十多年过去了，这里的村民由最多时候的300多人减少到现在的13人。在院子的西北角，草草埋葬着四十多个死去的病人。尽管他们早已经痊愈，但其家人依然不愿将他们领回。

剩下的13个村民中不少人都亲手埋葬过自己的邻居。

张明双说，当年人多的时候，和他一个屋住的共有16个人，每个房子里都住满了人。后来人慢慢少了，现在他一个人住一间房。几十年住在一起，感情甚至比亲人都深。

当亲手埋葬那些伙伴的时候，他们也许会想到，终究有一天，这也是自己的结局。

尽管如此，老人们还是悉心打理自己的生活。有的人在自己房子后面的土地上种上整齐的蔬菜，有的人则把心交给上帝，笃信基督。

王化祥被送到到麻风村时只有14岁，今年他已经61岁了。麻风病弄瘸了他的双腿，今年7月份，弯都义工捐给他一辆手摇三轮车。这让其他腿脚不好的村民羡慕不已。

王化祥说，他还有个哥哥，不过一次也没来看过他，他说他想哥哥了就电话联系，可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亲眼见他一面。

房崇岱，57岁，1978年进入麻风村，来时他年仅23岁。他是这个村里年纪最小的，他的哥哥是青州一家企业的老板，这让他觉得很有面子。哥俩关系不错，哥哥也想把他接出去，他曾经回家呆过两年，但最终还是回到了麻风村。问他有什么心愿，他鼻翼一颤，转身走到门外的大树下，抹起了眼泪。

当记者准备离开时，张明双悄悄地把记者拉到一边说，上次有记者来采访后，就有人捐来两辆三轮车，能不能再捐点。

“我也想要一辆，和王化祥一样的那种，可以手摇的”。

麻风村的大门上，“幸福、安康、爱”几个大字，是当地的基督徒写的，在这片几乎与世隔绝的村落里，这也许是最令人感动和溫馨的符号。